



这条街，他走过很多次了。长留街，长留我心，长留

我终于失去了你²

麦九
著
Maijiu
Works

从今以后，
我们只有死别，
没有生离。/

这条街，他走过很多次了。
长留街，长留我心，长留

×

你向我说后会无期
我却想再见你一面



浅伤派作家 麦九
洒泪完结

数次刷新销售榜单

谨以此书献给曾经不懂去爱的我们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天山文艺出版社

咪咕阅读

我终于 失去了 你²

麦九
著
MaiJiu
Works

河北出版传媒集团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终于失去了你. 2 / 麦九著. —石家庄: 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16. 3

ISBN 978-7-5511-2763-9

I. ①我… II. ①麦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49203号

书 名: 我终于失去了你·2

著 者: 麦 九

策 划: 张采鑫

责任编辑: 卢水淹

特约编辑: 周丽萍

美术编辑: 许宝坤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封面设计: 颜小曼

封面摄影: 懿小钗

封面模特: 坨坨子

插图绘制: 一世核桃儿

内文设计: 曾 珠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 (邮政编码: 05006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
销售热线: 0311-88643221/29/35/26

传 真: 0311-88643225

印 刷: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9×1194 1/32

印 张: 8

字 数: 200千字

版 次: 2016年4月第1版

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511-2763-9

定 价: 26.8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目 录 contents

『第一缕阳光』 / 001

- 第一章 那场大雪下了三天，从此，他再也找不到她。
第二章 你是许诺，也是我女朋友，你不是不认识我，你只是把我忘了。
第三章 她记得所有人，偏偏忘了他。
第四章 如果你不是她，我不会再烦你。
第五章 你真的把我忘了，彻底忘了。
第六章 我一生都在渴望，渴望拥有温暖明亮的人生。
第七章 她想起你的那一刻，就是你永远失去她的那一天。

『第二缕阳光』 / 065

- 第一章 对，我有病，药不能停，你就是我的药。
第二章 可我不是你要找的阿诺啊。
第三章 我要真是骗子，也会骗你一辈子。
第四章 就算想到以后你会变成那样又老又凶的小老太，还是很幸福。
第五章 因为你是许诺，因为你就是他一直在找的许诺！

目 录

contents

I
finally
lost
you 2

『第三缕阳光』 / 113

第一章 就算我活不久，也会和你争一争。

第二章 阿诺，我们忘了，好吗？

第三章 也许有一天真的会一无所有，可抱着她时，却像拥有了全世界。

第四章 不要忘了，他一无所有，是为了和你在一起。

第五章 他是真的想给她一辈子，可她……想起来了。

『第四缕阳光』 / 175

第一章 这样的你，我拿什么去相信你？

第二章 你走吧，我会在这里，永远等你回来。

第三章 她回来了，她不会再走了。

第四章 他要活着，我就照顾一辈子，他要死了，我给他陪葬！

第五章 你又打我……这是第二次了……

『番外·阳光满屋』 / 227

从此，有了你，人生再无遗憾，也不会再失去。

『后记』 / 244

『
第一
缕阳光
』



那场大雪下了三天，
从此，他再也找不到她



/ WO ZHONG YU
SHI QU LE NI

● 第一章

那个男人直直地站在墓前。

像一座雕塑，不会动，也不会为什么心动一下。

也不知道他站了多久，他看起来还很年轻，却饱经沧桑。

没人知道他在等什么。

这是个很寻常的墓，墓前打扫得干干净净，放着一束洁白的白菊，墓碑上的照片是个很和蔼的老人，笑得很慈祥。

男人看着老人，天色渐渐暗了，落日一点一点被群山拉下山，夜又来了。

他抬起手腕看时间，再不走，就赶不上航班了，他微微地叹了口气。

阿公，她真的没来看你吗？

三年，竟过去三年了。

所有人都说许诺死了，莫铖不信。

他去警局，没有报案记录，去殡仪馆，没有死亡记录。可他找不到许诺，真的找不到，一个大活人就这样凭空消失了。留下的新闻报道，还有院方的说辞，无一不告诉他，许诺死了，可莫铖还是不相信，他还在找。

得走了，莫铖迈开脚，路过保安亭，没等他说话，保安赶苍蝇般先开口：“先生，我说了多少次，没看过，从来没见过那个女孩儿！你一年来这么多次，我见到难道不会告诉你？”

闻言，莫铖有些失落，但还是和气地说：“那有劳了。”

他走出去，听到后面保安不满地哼哼，小声骂着“神经病”。

神经病？可能在别人眼里，自己就是个疯子吧，可要他怎么相信，他不过离开她几天，最后一次通话还在耳边，一转身，他的阿诺就不见了，死了？

莫铖离开陵园，走出大门，他又回头看了一眼。

许诺，你到底在哪里？

这三年，他几乎把白城掘地三尺，去过他们走过的任何地方，F大莲城小春城，用尽所有办法，可还是找不到她，她就像他们说的，死了，凭空消失了。

他想，她这么爱她的阿公，应该会回来看阿公，可他来了这么多次，陵园的工作人员说从未见过她，就她妈妈兰清秋来过几次。

他去找过兰清秋，她不见他，见了也只是恶毒地看着他。

“她死了，莫铖，你害死了我女儿！”

“是你害死她的！”

他也找过她父亲许淮安，许淮安根本不理睬，叫他别再来了。

“你们有缘无分，算了吧。”

算了？

他和许诺怎么能算了？

莫铖红着眼离开许家，握着拳低头不说话，不能算，算不了！

他和许诺还没完，她说她爱他，而他也是爱她的！

莫铖并没有马上去机场，他还是不甘心。

这是小春城，许诺的老家，曾经有她最亲的亲人，有她的家。他清楚，许诺看似决绝，其实很恋旧，只要她想着她阿公，她就会来的。

这条街，他走过很多次了，长留街，长留我心的长留。

大学时，他在长留街买了一块写着“后会无期”的小木块，在背面又刻了四个字“来日方长”，送给她。后来，阿诺离开时把小木块还给赵亦树，“来日方长”已经被涂掉，只留下了“后会无期”。

她想跟自己后会无期，一直以来都这样，可他不愿，过去、现在，都不愿意。

莫铖漫无目的地走着，这世界变化很快，但有些东西还会在，比如长留街，比如那家叫“纪念品”的店，依旧放着玻璃柜，放着各式各样的小东西，搭配着一两句话。

他还记得小木块上的那句话——

你向我说后会无期，我却想再见你一面。

今时今日，他所求的，也不过是再见许诺一面。

莫铖没有进去，他在店外拍了张照片，站在左侧，右边放空，那是属于许诺的位置。

收起相机，他有些茫然，他不是悲伤，不是难过，是恨，恨亲手把许诺推开，恨再也找不到她。

寒风袭来，冬天了，这个冬天过去，就是新的一年，第四年了。

莫铖招了辆出租车，颓废地坐在车里。

司机开得很快，飞快地把小春城甩开。

窗外的街景像一幅幅闪回的画，来不及看就已过去。

还是没找到许诺。莫铖叹息，打开相机。

不知何时，他养成一个习惯，走到哪儿都会拍一张照片，在旁边留一个位置，仿佛这样，他不是一个人在无望地寻找，

仿佛这样，他总有一天能找到身边的人。

莫铖一张一张地看照片，手指在屏幕滑过，漫不经心，有些绝望。

有什么意义？走再多的地方，照再多的照片，有什么用？她不在，她不在，这些都有什么用！

有时候，他真的很恨，恨自己，也恨许诺，为什么不告诉自己真相，为什么瞒着一切，为什么从不解释？为什么她要像死了般消失，留他一个人活得像不得轮回的鬼，徘徊在孤独的人间？

他翻着照片，骤然停下。

莫铖不敢相信地盯着照片，把照片放大又放大，指尖在发抖。

那是一张很普通的照片，他对着长留街川流不息的人群随手拍了一张，可远处有个路人的身影侧脸像极了许诺。照片只有小小的一角，正照到那女孩儿回头，很模糊，只勉强看得出女孩儿的五官，可莫铖几乎一眼就认定，那就是许诺！肯定是许诺！

“掉头！师傅！掉头回去！”

莫铖大喊，一到长留街，他随便扔了几张钞票，赶紧下车。

他跑到拍照的地方，这三年来，他一直坚信许诺没死，但毫无音讯，这是老天第一次给他回应。

莫铖很激动也很兴奋，心尖都在打战，他边跑边喊：“阿诺！阿诺！”

阿诺，你到底在哪里？

你知不知道这三年，我在找你，一直在找你。

比绝望更绝望的是怀抱希望，比心死更让人痛苦的是不死心。

他不死心，他见不到许诺，他绝不死心！

夜色深了，路上的行人急匆匆回家。有人好奇地看了一眼这个状似疯狂的男人，又匆匆赶路，天气预报说，今年的第一场雪要来了。

晚来天欲雪，那一年，两人偎依在小火炉旁醉了一场，如今她在哪里？

莫铖还在找，他看到觉得背影很像的女孩儿就冲过去，抓住她：“阿诺？”

不是，不是，又不是……

一次，二次，三次……

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莫铖跌跌撞撞地跑着、找着，开始有些怀疑自己的眼睛。他觉得每个背影都很像她，都是她，但又都不是她。

他茫然地站在长留街，他已经找了三四个小时，奔跑了一夜，却还是一无所获。

天越来越冷，风呼呼地刮着，凌厉地划过这个男人的脸庞。

莫铖彷徨地望着行人越来越少的长留街，心中升起的坚信被慢慢击碎，脑中有个声音在说——

可能根本不是她？

不，就是她！就是她！

两种声音吵个不停，莫铖不放弃地继续走。

有什么轻飘飘的东西落在脸上，很凉很冰，他抬手摸了一下，湿湿的。

啊，下雪了。

莫铖抬头，不知何时，他已置身纷扬的雪中，不大，星星点点洋洋洒洒的美，给夜色添了一抹白。

我一定会在初雪时吻你。

冰天雪地的，我们能去哪里？

你只能待在我这里。

.....

她只能安歇在他怀里。

往事如歌，过去一幕幕浮现，莫铖痴痴地看着这场意外的雪。是初雪吧，小春城的第一场雪。

莫铖很怀念下雪天，也很害怕下雪。

他就是下雪的日子失去她，那场大雪下了三天，从此，他再也找不到她。

莫铖抬手接住雪花，雪化了，一手心的冷意，透过掌心冷到他心里。

忙着躲雪的路人匆匆从他身边经过，这么多人，可没一个是她。

手机突兀地响了，莫铖机械地接起，听到司机在问。

“莫总，我来接机，您回来了没——”

话没听完，莫铖突然狠狠地把手机摔到地上，发出好大的声响。

他蹲下来，痛苦地抱着头。

回去？找不到阿诺，他回去做什么！回去也是痛苦行尸走肉的每一天！

手机被摔在地上，屏幕亮了一会儿就暗了，那是最新款的iPhone，摔在一米处。有行人看到了，有些蠢蠢欲动。

雪还在下，莫铖的大衣、头发上落了薄薄的一层白。

有人走了过来，轻轻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他没反应，她又拍了一下，轻声喊：“先生，先生。”

莫铖抬头，他想叫她滚，别烦自己，可一刹那，蒙住了！

那是一个亭亭玉立清风明月般的女孩儿，穿着白色呢子大衣，一手举伞，一手拿着手机，笑容可掬地问：“先生，这是您的手机吗？”

笑意盈盈，明眸皓齿，光彩动人得像周边的一方世界都被她照亮了。

一切仿佛都没变，扎着长长马尾穿着白裙子的女孩儿，站在乌烟瘴气的酒桌旁，清亮的双眸里全是倔强，眼里有淡淡的受伤。如今，她就站在自己面前，水亮的眸子有淡淡的暖意，带着笑。

见他没反应，女孩儿又问了一遍：“是您的手机吧？我就就在旁边。”

莫铖没回答，他缓缓地站起来，呆呆地看着她，眼里全是难以置信，还有重新燃起的狂热。

他本能地伸出手，拽住她的手臂，用力一拉，一把把她拉回怀里，狠狠地抱住她，沙哑地、不确定般地问：“阿诺？”

嗓音已经喊哑了，可很是满足。

阿诺，我终于找到你，我就知道，你没死，你不会死。

他的眼泪几乎要汹涌而出，嗓子眼堵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
女孩儿闻言，愣了，有些不解地看着他。

下一秒，她害怕地挣扎起来，不客气地拿起手机朝他砸过去，惊恐地大喊：“放开我！放开我！”

见莫铖还是不放，她更慌了，连打带踹，大声呼救：“救命啊！救命！有人耍流氓！”

你是许诺，也是我女朋友，
你不是不认识我，你只是把我忘了。



/ WO ZHONG YU
SHI QU LE NI

● 第二章

莫铖被当作流氓，被正好路过的巡警抓进派出所。

一路上，他仍疯了般抓着女孩儿的手不放，挨了巡警好几次。没见过耍流氓这么嚣张的，警察来了还不放手，巡警下手也越发不客气。

莫铖毫不在意身上的疼痛，他脑中只有一个想法，是阿诺，他找到阿诺了！

确定许诺也会一起去做笔录，他才放开她，但仍直直地盯着她，眼里全是热烈的感情。女孩儿却很害怕地躲在一边，隔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做笔录。

莫铖要跟过去，被另一个警察拽住，拉到其他桌子，鄙夷道：“还看？长得人模狗样的，做这种禽兽不如的事！是不是男人？”

莫铖手被铐住，他才不在意警察的恶劣态度，他甚至有些开心地解释：“警官，你误会了，我不是耍流氓，我们认识的！”

那边的警察问女孩儿：“你认识他吗？”

女孩儿怯生生地看了莫铖一眼，又飞快地回头，摇头道：“我不认识他！”

怎么可能？

莫铖猛地站了起来，大声喊：“阿诺，是我啊，莫铖！”

莫铖刚站起来，就被警察狠狠地按回去：“老实点儿，嚷嚷什么？”

莫铖蒙了，无法置信地看着女孩儿，没错，是阿诺，她的容颜在他梦里不知道出现多少次，他不可能认错人了，可阿诺为什么不认识自己？

要不是被按着，他真想冲过去问许诺，你怎么可能不认识我，我是莫铖，莫铖啊！

他望着女孩儿，重复着：“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”

女孩儿很害怕，也不敢看这边，正襟危坐地做笔录。

警察安抚她：“别怕，这里没人会伤害你，做完笔录就可以回去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女孩儿感激地笑了下：“许诺，我叫许诺。”

许诺，我叫许诺。

莫铖放在腿上的手瞬间握成拳，有什么已要冲破眼眶，他没认错，是阿诺，她亲口说的，她叫许诺。

他找到了，他找到阿诺了！他就知道，她不会死！

他痴痴地望着那边的女孩儿，眼眶已湿了，眼神一点一点地变软，就像一朵路过恋人窗口的云，再也不舍得移开半寸。

警察惊奇地发现，这个流氓用近乎深情的温柔眼神凝视着受害者，仿佛那是他一往情深的恋人。

警察叫了两声，莫铖没反应，直到警察用力拍了桌子，莫铖才回过神来，激动道：“你听到没？她说她叫许诺！许诺！我们认识的！我没认错！”

有病！警察在心里骂了一句，不耐烦地做笔录：“名字？”

莫铖心不在焉地应着，他贪婪地望向许诺，眼眶红了，眼角也湿了，心里百感交集，他找到了！找到阿诺了！阿诺没死，没有死……

这时，一个女孩儿夹着风雪冲进派出所。

她喘着气环视四周，看到许诺就跑了过去，先是上下打量

许诺，确定没事才拍拍胸膛：“哎，吓死我了，阿诺，你没事吧？”

许诺摇头。

女孩儿松了口气，叉着腰：“那个变态在哪儿？过来，姑奶奶保证不打死他！”

一旁的警察被逗乐了，指着莫铖，看戏般：“喏，在那儿！”

女孩儿杀气腾腾地望过来，愣了，凑到许诺耳边小声问：“他？这年头变态长这么帅？”

许诺：“……”

警察更乐了，笑着问：“怎么，舍不得打？”

“还得打，特别要打脸！”女孩儿边说边挽着袖子过来，走到莫铖几步距离，见他还在盯着许诺，愤怒道，“还看什么看？再看把你眼珠子挖出来！”

莫铖也不生气，反而和气地问：“你是阿诺的朋友吗？”

啧啧，这关心的语气，仿佛不是猥亵的嫌疑犯，而是许诺的男朋友。

女孩儿正要继续骂，许诺喊她：“米杨，我做好笔录了。”

“别再让我看到你！”米杨又气势十足地骂了一句。

两人向警察道了谢，便要离开。

莫铖也意识到什么，站了起来要追过去：“阿诺！”

他在长留街找了一夜，也喊了一夜，嗓音早已哑了，听着有几分撕心裂肺。

米杨回头，摩拳擦掌：“你这死变态，还有完没完？”

莫铖不理米杨，看着许诺，眼泪夺眶而出，她要走了，她又要走了。

他哽咽地问：“阿诺，你真不认得我了？我是莫铖啊，我们十八岁就认识了。十八岁，在顶楼天台，你是许诺，我是莫铖，我们名字合起来，就是承诺。你走后，我一直在找你……”